

我来了 太仓美术馆

□孙瑜

来到这样殿堂级的地方，我说自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点没有夸张的意思。

一个土生土长的太仓农家女，生于美育教学极度缺乏的七十年代，读了不多的书，随后工作、安家都在太仓，平时不太热衷于旅游打卡，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又似乎都不沾边。我对美学最多的接触，无非是手机、电台里的经典歌曲、文学作品里的只言片语和生活杂志上的绘画及摄影作品。

我想，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美的追求是方方面面、终生不止的。网络兴盛的年代，你也许可以足不出户周游世界，但对近在咫尺的美学殿堂，内心真正向往美好的人都不会熟视无睹，毕竟身临其境的体验是借助任何媒介都无法替代的。

于是，我来了，太仓美术馆。

第一次来这里，缘于当时把车停在了对面的地下停车场。下午四点办完事，时间充裕，就打算进去看一下。

我在门口瞥了一眼“参观须知”，得知四点半闭馆，于是手拿矿泉水瓶急匆匆往里赶，被工作人员善意地告知：水不能往里带，服务台可以寄存。罢了罢了，那就下次吧。于是就在一楼随意参观。

踏入庭院，第一眼就被一片开阔的镜面水池吸引了目光。平静的水面上，拱窗竹影、房檐游人，如梦如幻，倒映水中。极简的建筑，配上零星绿意点缀，古朴中透着现代简约气息。

大道至简的设计风格，一下子震撼了我。我想，我与太仓美术馆的第一次相遇，不是她对我有阻隔，而是冥冥之中，她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这么美好的地方，值得你专程来一趟。

于是，我腾出了一个周六的上午，专程前往。

美术馆的三个楼层正好都有活动。

一楼正在举行“一幅画的诞生：点画——北京画院画家作品展”。走进形与色的世界，每一幅画都是大师们内心的写照。其中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描摹，对家人手足的怀念，对身边草木的体察。附上批评家对每幅画的点评，以及画家本人阐述，让一个普通人也能读懂画面。

我想，美，应该是人类共通的体验。我在展厅门口郭宝君大师的画作前驻足良久。三幅描述藏族同胞生活瞬间的画，深沉的底色，简洁的画面，内容高度概括却生动感人。站在画前，神秘的宗教信仰与独特的文化传统扑面而来，震撼人心。

二楼是“春天里——苏州写意花鸟画五人展”。太仓的朱强老师有一幅《紫气东来》，我印象颇深。家中庭院外今年正好新种了一株紫藤，叶未长，花已开。站在画前，我于是幻想：这朵朵紫色花坠，该不是家中那株紫藤未来的喜人模样吧……苏州知名主持人阿丁的画，极简又雅致，他用苏州文人特有的生活感悟和观察角度，勾勒出一派自然之美，充满生活情趣。室外，市民公园里春意盎然，而我正徜徉在艺术的殿堂里，赴一场“春天里的约会”。

信步来到三楼，“又见娄水——黄悖书法篆刻作品捐赠展”正在举行。如果不是来到这里，我对这样一位治学严谨、德艺双馨的大师是一无所知的。在黄老的作品前，我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走上艺术之路的一点一滴与无尽探索。站在他展示家中年夜饭菜谱的书法作品前，看上面写“笋干红烧肉，太仓爇鸭”，我哑然失笑。我想，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才真正懂得艺术。这次，黄老将展出的作品无偿捐赠给太仓美术馆，是太仓人的福音。书法篆刻艺术的玄妙，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也许遥不可及，但这份桑梓情怀、无言大爱，犹如江南大地上的娄水一般绵长。

走出太仓美术馆，我涌入上海路的车水马龙。艺术欣赏也许只是片刻的体悟，真正的艺术，是热爱生活。当我们把艺术带进生活，才真正是对艺术沉浸式体验的开始。



太仓西郊小景（水墨画） □赵炎

致敬110年辉煌历程 抒写精彩沙中故事

编者按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这喜庆的金秋十月，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将迎来110周年华诞，这是省沙高发展历程中的大事，也是太仓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事。为此，省沙高携手市融媒体中心，向历届校友、在校师生征文，共话省沙高110年育人风华。本次征文选登，是沙高人对办学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让我们一起感受她深厚的办学历史和文化底蕴，体悟地成为太仓高中教育名校的教育基因和精神标识。

我和我的母校

□顾洁慧

2000年8月的一天，我在沙溪中学校门口坐上一辆特殊的大巴，同行的还有我的父母、一众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那一年的高考，沙中的一本录取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仅是考上南京一本院校的同学就有二十多位。所以，学校特意租了一辆大巴，专程送我们这些学生离乡，奔赴心仪的大学和未来。

那时候的心情是复杂的，梦想成真的兴奋中带着某种付出有了回报的欣慰，对父母和送行老师的恋恋不舍按捺不住想要即刻自由飞翔的激动。我和同学们七嘴八舌地交谈玩笑，舍不得停下来，仿佛这样才能把三年的情谊一直保鲜。

说起来，我在沙溪中学度过的时光比现在的学生都要长，因为那时候母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的祖父曾是沙中的数学教师，我的伯父和姑姑也都在沙中执教和任职。我家与沙中只有一墙之隔，从小就经常偷溜着进出沙中的后门小道，对围墙内的一切充满向往。那种熟悉感，伴随我在母校六年的学习生活，以至于当我现在回想校园生活，我的记忆有时候是混乱的。踏上木结构的老楼楼梯，伴着木地板的吱吱声上音乐课，那应该是初中时候的事，但那老楼何时不见了，我却记不得了，只记得走廊上经常伸进一支葱绿的树枝来，摇曳生姿。课间的最佳精神寄托——小卖部，也不知是何时从老楼搬到了住

宿区；而教学楼旁，不知何时建起了小花园。早自习下课前几分钟，我的同桌杨滋荃就已经搜集好了班上报名吃包子的同学名单，下课铃一响，她就像听到发令枪响一样冲出教室。得益于她的短跑健将身份，我们总能比其他班的同学更早地吃到食堂的肉包子，别提有多得意了。数学老师杨筱春不按常理出牌，实行并班教学，我们2班和隔壁1班，经常搬着板凳相互串门，坐在课桌之间的过道里，一起解题、一起挨训、一起激动也一起哀嚎……

大巴从学校驶出，仿佛宣告着战斗以胜利告终。大巴下了高速，开进了南京城区，大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梧桐树。第一站到了南京农业大学，下去了几个同学家长，他们带着行李走过马路，向我们挥手告别。我知道，分别是真的要来临了。但我也知道，这分别只是某种蓄力，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以另一种姿态重逢。大巴的终点站是我要下车的地方，南京大学，这是我考进沙中高中部之后一直坚定的“梦中情校”。当我的父母把我的行李送到迎新的新闻系师哥师姐手里的时候，当大巴掉头、开回沙溪的时候，我感到有某种交接仪式正在进行。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开始独立生活，但是对未知似乎并不感到害怕。即便在后来和南大那么多优秀师生共处、学业遭到挑战、竞争面临失利、荣誉荣耀降临的时候，我都

能相对平静、内核稳定。直到现在，我都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内心丰盈的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中在我成长的关键六年里给我创造的安全环境，以及老师们专业扎实、理念升维的教学、教育。那时候，我最喜欢上的课是李建春老师的历史课。历史学习，博古通今，让人仿佛身处浩瀚宇宙，四周星辰环绕，触手可及。这样的宏观视角，常常帮助我从一城一池的得失纠缠中脱身出来，看向整体与大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不内耗”。数学老师杨筱春常说：“你们以后也许不会记得这些方程、函数、曲线，但是我希望你们能一直记得数学之美。”对“美”之求索，成为了我一直以来学习进步的动力，也让看起来枯燥、重复、辛苦的钻研趣味无穷。再后来，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人生旅途面临众多岔路，不知如何取舍的时候，会想起高一班主任、政治老师陆健新当年帮我坚定文科选择时的引导：你既然全科都优秀，那么就要相信你的数学将帮助你从其他的文科学生中脱颖而出。看清自己的长板和竞争优势，决策就会变得简明直接有力。

据说，婴儿出生的时候，会从母亲的身体里带走能量包，即便出生后的三天都不吃不喝还是可以存活。我想，我一定从母校沙中带走了一个巨大宝贵的能量包，带着去了大学，带着走入了社会，一直到现在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不如见一面 ——我与沙中的故事

□袁佳杰

圆梦沙中，为我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沙中后，我更加只争朝夕、孜孜不倦地读书。但遗憾的是，高考并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学录取了。进入大学后，我一直用母校“勤、谨、信、进”的校训激励自己。大二下学期，我参加了空军首届“2+2”国防生的选拔，幸运地被录取，正式成为了一名军人。军校毕业时，我响应号召，被分配到珠江入海口的一个小岛服役。服役期间，我的岗位进行过多次调整，也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远在异乡的日子，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一直保持着沙中学生的初心，也一直希望和沙中再见面一面。我从2012年起就一直在关注母校的百年校庆，也抽空写了两篇校庆征文，我多么希望百年校庆这一天早日到来。时钟终于拨到2014年10月18日，我顾不上长途跋涉的疲惫，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校庆现场。

沙中，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一别，已是整整13年！

今年10月20日，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这对母校的发展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所有沙中校友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我从2017年3月转业回太仓后，今年已是在地方工作的第7个年头。虽然太仓很小，平时却很少有时间再回母校看看。“80后”的我们，已经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为生活奔波操劳，工作上要奋斗打拼，家庭上更是上有老下有小，属于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在闲暇之余，一直牵挂着沙中的人和事，高中三年的美好时光一直为我们所津津乐道。逢年过节，我们常常会约上旧日同窗、三五好友小聚一场，追忆青葱岁月，畅想美好人生！今年的110周年校庆，我一定会来！在沙中等你！

2024年，我们不如见一面……

“运味”南长街

□宋祖荫

那天，我们是在一场夜幕下的微雨中进入了南长街。

南长街，无锡的著名古街，临水而建，水陆并行，古街区修旧如旧，充满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蕴。如今，几乎每个江南的城市中，都保留着若干个珍稀的古街区，有大有小，大同小异。那里有古桥、古树、古宅、古街，成为当下的“网红”打卡地。然而，每个古街区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人文和传承，体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风貌。

梁溪街头，车流不息，街道两旁高楼林立，霓虹闪烁。车窗外，雨似乎越下越大，滴滴答答的雨声敲打着车窗，真有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味道。玻璃上水珠模糊了窗外的视线，依稀的景致越来越难分辨。向外张望，只见打伞的过客，身影绰绰，步履匆匆。

去无锡，二月看梅，疏影暗香；三月赏樱，烂漫春光，人间四月最美好。一曲《太湖美》唱红了无锡，无锡的山水景致看不够，但有个地方值得牵挂，那就是古运河畔的南长街，被誉为“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

南长街，坐落于古运河畔，北通长江，南达太湖。南长街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北宋时期，是无锡城的主要街道之一。明清时期，南长街更是商贾云集，盛极一时。如今走在古街区，依旧可以感受当年的雅韵遗风。

依托古运河，南长街富有“运味”。大运河是根，是魂。全长1700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的水脉，文脉，串联起运河两岸的一个个城市村庄。大运河绕城而过，或穿城而过，沿线催生并孕育着无数的“南长街”。

灯笼高悬，灯火辉煌。在“运河古邑”的牌坊下，古韵今风的南长街似一幅“运味”人间的画卷，向人们徐徐展开。古运河两岸，万家灯火，璀璨如昼。

在跨塘桥畔的游轮码头，我们一行坐上游船，虽然是机动船只，少了桨声，少了欸乃，但依旧“突突”地踏浪前行。这里水面宽阔，游船如梭，两岸灯火交织，星星点点。水面越来越宽，经过江南水弄堂，大虹桥，便在一座单孔石拱古桥——清名桥下穿过，向着前方南水仙庙地带进发。

这座飞架于古运河上的清名桥，始建于明代，是街区内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标志。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江南运河无锡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游船向前不久，便掉头往回赶。清名桥再度映入眼帘。

于是我们提前在清名桥码头上岸，去走一走这座花岗岩堆砌而成的古桥。走上桥头，因为下着雨，石板上光滑锃亮。沿着石阶而上，便登上了桥中央。桥上人头攒动，争相拍照。运河波澜不惊，流光溢彩。古街区灯光璀璨，一览无遗。

此刻，我想起了诗人卞之琳的诗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站在桥上，放眼望去，眼前是流动的河水，远处是城市的喧嚣，或许再远处的长江奔流入海，太湖烟雨朦胧，还有更多更远处的绿水青山。

我们沿着古运河畔的南长街漫步，这里有寺、有塔、有河、有桥、有窑、有坊，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古色古香，温婉绵长。此时此刻，夜市最热闹，人流最拥挤。街头美食众多，油酥饼、小笼包、糖醋排骨……色味俱佳，满街飘香。糖画、剪纸、泥人等手工艺、传统非遗、民间艺人表演，再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导游说，夜游南长街，感受最精彩。古运河的桨声灯影，古街区的人声鼎沸，江南水乡的静与动、快与慢，会因各人的体验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找到心灵的寄托。其实，旅游也好，行走也罢，无非就是苦苦寻找和体验。诗和远方不在别处，就在这里。

南长街，一条“运味”十足的街，有诗有梦有风景。

走在时间里

□陆莉玲

用针线和老花镜缝补生活
用眼药水和止痛片
堵住时光的千疮百孔

每个人都按时长大
乘着生命的专列向前奔驰
来不及和早晨的一滴露水告别
就已经坐在中午的浓荫下
小憩片刻
山坡上就开满了黄昏的花

时间磨损了一个人
也磨损了它自己
当心事不再喧哗 生活一目了然
留恋
像木头燃烧过后的余温
持久而热烈

失去永昼的明亮
还有永夜的孤独
随着时间去流浪
不再慌张

墨妙亭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